

「泰特斯？」

泰特斯進門時，克萊恩與麗莎同時望向他，泰特斯在心裡深吸一口氣，「你們討論得怎麼樣？」

「目前是一比一，我同意讓他加入，麗莎則不認為這是好主意。」

泰特斯看向麗莎，麗莎面色不改，語氣卻明顯帶著諷刺：「加入條件從來都不是我們說了算，而是由伯爵提案，我們討論，再由伯爵批准，不是嗎？」

「但是我們聯絡不上伯爵。」克萊恩抱胸，「如果發生緊急狀況，我們還是需要一個醫師在場，他是最適合的人。」

「如果有緊急情況，現場哪個醫師敢放小伯爵不管？」麗莎嘆氣，「我有聽見你們在走廊上的對話。威爾森醫師已經在這間醫院幾年了，從小伯爵入院起他就在這裡工作，但他始終沒有累積患者信任，你會不知道原因嗎？他甚至還叫他1012，連今年入職的亞莉珊卓護理師都不會這麼叫。」

「他是個沒有同理心的混蛋，他只在乎五點半能不能下班，以便準時享用預約烤箱裡的牛肋排。」

「你對他有偏見，麗莎。他不叫病人名字不代表他沒有同理心，他對你態度很差也不代表他對別人也是個混蛋，好嗎？現在是非常時期，只要能用的我們都要用上。」

「是嗎？那是因為你不在現場，沒聽到他對我說了什麼。如果你在，你也不會同意讓那種人經手小伯爵的治療。那不是偏見，是正確的意見，反正我不同意。如果你讓他加入，我會確保娜塔麗女士第一時間收到這個訊息。」

「你知道我們聯繫不上她，她的辦公室隨時都在佔線。」

「搞不好我就打進去了？」麗莎冷笑，「克萊恩，你要是真的毫無芥蒂，就應該大方地說：『隨便你要打給誰，反正我覺得我是正確的。』，但你沒有。因為我們本質上要遵醫囑，哪怕在這種情況下，你依然需要醫囑才能完成你的工作。克萊恩，你既沒有功能（No function）（註）又軟弱，伯爵他——」

（註解：醫療端通常用以形容器官、器材或醫療手段沒有功能。）

「夠了。」看著克萊恩表情愈加陰沉，泰特斯沉聲喊停，「我也有投票權對吧？我投同意，他加入我們，重大決策他可以發表意見，我們也可以尋找其他外援，就像你說的，沒有人敢不給伯爵面子，不是嗎？」

麗莎的嘴唇抿成一條直線，不再說話。

「我去找地方抽根菸。」泰特斯看了眼克萊恩，本來是要讓克萊恩跟著自己離開，好讓兩人都可以冷靜一下，殊不知卻是麗莎先開口，「我也得來一根。我知道哪裡可以抽菸，走吧。」

克萊恩對兩人點點頭，自己潛入黑暗中，與呼吸器嘶啞運作聲為伍。

兩人走出房門後，看見在門外徘徊的艾瑞特·威爾森，艾瑞特看見麗莎後，心虛地撇開頭，看來兩人之間真的發生過什麼。

麗莎鐵青著臉說：「恭喜你終於如願以償，如果你不是個懦夫，我會認為你是殺害蘇醫師的兇手。」

「你不能含血噴人。」

「呵。」麗莎嗤笑，「比起伯爵，你比較適合去吸克萊恩的老二。」

說完，麗莎迅速走過艾瑞特身邊，連一點反駁的機會都不給艾瑞特。當他試圖轉身說些什麼時，跟在麗莎身後的泰特斯回頭，給了艾瑞特一個嚴厲的眼神。艾瑞特抓住醫師袍領口，悻悻閉上嘴。

他們走過走廊，跨過一扇沈重的防火門，來到位於樓層角落的污衣室。這裡排排放著裝滿病人衣物、床單、枕頭套及中單棉被等布品的污衣桶，桶蓋上細心標注如何分類丟棄布品，裡面有一個巨大的污水槽，並且有三台抽風機正全力運作。

「把火星彈到水槽裡，把菸朝上吐，出去後連身上都不會有味道。」麗莎拿出菸盒，抽出一支紙菸放進雙唇間。一簇溫暖的火苗在她面前亮起，為她點菸的泰特斯說：「那種話不適合你。」

麗莎勾起唇角，深吸一口氣後說：「哪種？」

「你讓威爾森去吸克萊恩老二。克萊恩聽到會很難過吧？」

「哈哈。」麗莎大笑，「你知道嗎？我剛剛已經想好了。如果你跟我說那混蛋會受傷之類的屁話，我就把角落那個紅色垃圾桶扣在你頭上，幸好你挑了對的話。你說得對，我其實不想找克萊恩麻煩，更不想傷害他，但我剛剛在氣頭上，而本應該跟我是同一陣線的人居然站在我的對立面，我真的很生氣。」

「能理解，我相信克萊恩也能。」

「我等等回去再跟他道歉。」麗莎叨著菸揉揉肩膀，她說話時，卻沒因為叨著菸而讓字詞模糊，「你覺得剛剛那些話很過分嗎？」

「有一點……我不知道，粗魯？」

「那是他之前對我說的。」麗莎朝上吐出一口菸，白霧被迅速捲入抽風機，她對上泰特斯震驚的眼神，聳聳肩，「在當小伯爵的特別護士前，我本來就是VIP病房的護理師，並且在跟那狗娘養的約會……」

「嘿，換個詞，他媽媽人挺好的。」

「他媽是你朋友？難怪你幫他說話。」麗莎眨眨眼，「好吧。我當時在跟那個混蛋約會，他本來是個很好的人，看起來紳士又溫柔，後來我成為特別護士後，他對我的態度完全變了，他先質疑我是

不是跟伯爵上床，還在醫院裡指責我是吸伯爵老二的婊子。那些話都是他對我說的，所以我之後只能上夜班，避開家屬最多的時候。」

「天啊，我不知道……」

「你當然不知道，連克萊恩都不知道。」麗莎嘆了口氣，「別告訴他，他知道了會跟自己沒完。」

停頓了下，麗莎說：「他媽人怎麼樣？」

「很善良，她在我工作的時候無償陪伴我的女兒，我很感謝她。可能是因為艾瑞特從小跟他父親生活，所以他們比較不像。」

「好吧，那你也別跟他媽說，這是我們之間的事。」

「羅德……」

「叫我麗莎吧。」麗莎把煙蒂丟在水槽裡，打開水龍頭，「謝謝你剛剛阻止我繼續說下去。」

「也謝謝你介紹這麼好的抽菸環境給我。對了，那個紅色垃圾桶是裝什麼的？」

「尿布。」

「噫。」

「我知道。」麗莎露出大大的笑臉，燦爛爽朗。

>>

他們打開房門時，病房內只有小伯爵與克萊恩兩人。克萊恩看見他倆，迅速站起身對麗莎說：「麗莎，剛剛的事我很抱——」

「是我的錯，我太激動了。對不起，克萊恩。」麗莎舉起一隻手，像制止也像發誓，「我說的那些都是氣話，你是我遇過最罩的同事。」

克萊恩聽見麗莎的話，眼眶瞬間紅了。他顫抖的嘴唇擠出兩個帶著哽咽的音節，「麗莎……」

「不准哭！」

「麗莎！」

「離我遠一點！泰特斯，幫我抓住他！」

「……」

「泰特斯？」

>>

「我們全都會完蛋！」

泰特斯盯著站在一樓櫃檯上大腹便便的男人陷入沉思，心裡知道他說得沒錯，如果伯爵沒辦法同時处理好家族裡的聖骸倡議與圍困醫院的舊日月宗，克萊恩、麗莎和小伯爵也會完蛋。

「神已經拋棄我們！但我們是人類！擁有最堅強的意志！」

胖大叔還在台上大吼，試圖在混亂中成為精神領袖，然而下一秒，他短袖下露出的半截手臂發紫腫，從肢體末端開始，他的血管像是有自我意識般在他的皮膚下游移，失去血液供應的末梢逐漸發黑，而他不再屬於自己的血管已經在他的脖子皮下形成巨大腫脹的環。

他無法開口，失去循環令他癱倒，他雙膝重落於批價櫃台，頭則因向前撲而重重砸在地面，喀噠。斷裂聲從他的脊椎傳來，他摔斷他的頸椎了。

而他身邊那些嘴角掛著血液的人只是愣愣地看了眼胖大叔的胖身體與他不顯胖的頭，便又愣愣地走了，他們早已習以為常。十樓以外的樓層以恐怖的速度被它們侵蝕，屍體四散各地，蒼蠅興奮地亂竄，哐、哐、哐。泰特斯轉頭朝聲音望去，就見一個男人用槌子和釘子在妻子的頭顱上鑿洞，並插進一隻吸管，給飢腸轆轆的孩子喝。

嘔。

泰特斯嫌棄地點燃一根香菸，走入「它們」深處。奇怪的是，它們僅僅是看了泰特斯一眼，便從他身邊路過，這是泰特斯的體質，他絕佳的優勢——他從來不招它們喜歡。可此時被它們忽略，泰特斯腦裡卻響起小伯爵的聲音。

我是你的守護天使。

那是小伯爵在夢裡對他說的話，他忽感一陣惡寒。許是受到伯爵影響，讓泰特斯感覺小伯爵也精神不正常，因而讓那些東西也覺得那就是小伯爵的形象，但那也太噁心了。

他在大廳中心找到他此行的目標巨大壁爐，但有個女人垂著頭擋住壁爐，她穿著的淡黃色寬鬆長裙裙擺此時被掀開至腰部，大開成M字的腿間還卡著已經呈現黑紫色的半顆頭。泰特斯皺起眉，踢開這分娩到一半就死亡的屍體，她雙腿間的死胎順勢滑出，可怕的是，黑紫死胎離開母親後竟動了指頭，它牽著自己的臍帶唧唧呀呀地站起來，血淋淋的小手抓住泰特斯衣角，把整個身體都靠在眼前唯一一位活人身上，泰特斯隔著褲管都能感覺到新生兒皮膚的皺褶。

「操你媽的！」顫慄沿背脊直衝腦門，泰特斯一腳踢開嬰兒，嬰兒在空中飛到一半，就因臍帶還在女屍雙腿間而猛然墜下，啪地一聲砸在地板，它未閉合的頭骨無法承受如此巨大的衝擊，腦漿應聲噴湧，而它趴在地板上，悲傷地嚎啕大哭。

「寶貝……我的寶貝……」倒在地上的女屍雙眼流出最為純淨透明的眼淚。它怒視著泰特斯，嘴角卻是上揚，「我要對你報仇！」

「剛學說話嗎？婊子。」泰特斯冷笑，他拿起擁有伯爵家徽的手槍，對女屍的頭就是兩槍。他當然知道這樣沒用，可如果這地方沒有被舊日月宗處理乾淨，他不介意留下一些證據，讓伯爵沒空追查他。

但那女屍被擊中後，便再也沒有發出聲音。不僅女屍，連與它相連的死胎也一併安息，泰特斯盯著手裡的槍，心裡千百思緒在瞬間都連在伯爵身上。

別想了。泰特斯深吸一口氣，從女屍身上翻出手機，打開手電筒往壁爐裡照，裡頭果然直通屋頂煙囪，還掛有一個烏黑的鐵梯子，看起來是以前維修壁爐時使用的。

他退出壁爐，一隻蒼蠅嗡嗡飛來，落在他的鼻頭，它綠色的複眼映出泰特斯的模樣，泰特斯伸手驅趕，蒼蠅在半空中爆炸，像個小煙火般消失不見。

又是綠眼睛。他發現自己還是忍不住去想。他每次都是見過伯爵後才夢到小伯爵，雪山的幻覺，母熊與……泰特斯忽然看向那對母子屍體。母熊與幼熊，母屍與死胎，伯爵與小伯爵。

小熊在冬眠中醒來了，她是為了找她的孩子，才走到這裡的。

他猛然醒悟，離開大廳，他走到哺乳室裡，將門反鎖。拿出已經分層的採血管，搖晃均勻後，他用食指在四周畫了許多圓形法陣。看起來很神秘主義，其實只是以最少的血量覆蓋最大面積的方式而已。他用了四瓶，才建立一間小小的安全屋，接著他坐在冰涼的地板上，拿出拋棄式手機撥通伯爵留給他的號碼。

兩聲過後，那頭傳來娜塔麗的聲音，「不管你是誰，又是從哪裡收到這個號碼的，伯爵他現在——」

「我是泰特斯，伯爵還沒有保釋嗎？」

「……」

在汽車後座的娜塔麗盯著手機，按下靜音鍵後，她轉頭用「你居然告訴他這支號碼」的表情看向身邊的伯爵，「是戴維·阿塔拉。要接電話嗎？」

「跟他說我在坐牢。」

娜塔麗點點頭，解除靜音，「泰特斯，伯爵他沒有被保釋，法官不允許。」

「沒關係，我只是想問你熊的事情。」

「什麼熊？」娜塔麗皺起眉頭看着窗外，卻從倒影發現伯爵陡然露出詭異的笑容，她轉過頭，就見伯爵那雙藍眼睛晦暗不明地看着自己，她知道自己說漏嘴了。

娜塔麗迅速反應，幾乎沒有間隔地說：「你是說法國的事嗎？我都處理好了，不用擔心。」

這個推斷很合理，如果有伯爵與戴維知道，她卻不知道的事，就只有法國狩獵地的那一夜。

「娜塔麗，請你轉告伯爵我接下來說的話。我不管你要寫下來，錄音還是要直接拿給坐在你隔壁的他聽，什麼方式都好，我有話想對他說。」

娜塔麗瞥了眼伯爵，把手機放在兩人之間，並按下擴音鍵。

「伯爵，它們寄生人類，是因為他們對人類的了解僅是皮毛，而我們也無法理解他們，人類與它們之間始終有一道隔閡，所以他們需要感染的媒介。」

「不瞞你說，自從我來到這裡以後，時不時會夢到小伯爵，我一直以為他是我的幻覺，然而它展現出的媒介很莫名其妙，所以我有一個猜測。」

「或許他不是我的幻覺。」

泰特斯說。

「或許它從頭到尾都不在我的肩膀上。」

泰特斯的手覆上小伯爵環抱自己脖子的手臂。

「泰特斯。」可伯爵失真的聲音平靜、愜意，像在背台詞般沒有情緒，「跟我對話的是誰？何塞還是戴維？」

「……什麼？」泰特斯一愣。小伯爵環住他的手臂逐漸收緊，它的翅膀從雙翼分裂成四翼，從四翼分裂成八翼，黏稠黢黑的血液從羽毛尖的縫隙溢出，小伯爵閉上眼睛，親吻泰特斯的頸側，瞬息間，每個羽根都開始流血，被血浸染的羽毛開始生長，羽片上每一根細毛都生出胎盤和臍帶，聽，嬰兒啼哭，新生的生命，那千百萬顆葡萄大小的嬰兒在它的羽翼上用哭泣來呼吸。

「戴維，是你嗎？」伯爵的聲音很輕柔，「好好想想，為什麼它們不對你感興趣？」

「……」

「從很早以前，你就被幻覺影響了，對嗎？」伯爵說：「這裡不是你的身體，你是被植入的。」

泰特斯錯愕地看著拋棄式手機，絲毫沒有注意到身前的門已經被打開，那些孩子們墊起腳尖才能摸到把手，他沒有把門上鎖嗎？孩子們朝泰特斯走去，一不小心被自己的腸子絆倒，撲通撲通跌成一團，好像互相取暖的小企鵝。最底下的孩子被壓破肚子，噴出一口鮮血。他顫顫巍巍伸手亂抓，試圖爬出人堆，卻發現下半身被揮動四隻掙扎的孩童死死壓住。那孩子扯著自己的上半身，把皮肉都撕扯開。他像擰毛巾一樣把淡黃色的腹膜擰斷，肝臟掉在旁邊，小小的、皺巴巴的胃還黏在食道上，當那孩子匍匐爬向泰特斯，它的空腸與迴腸也滑過地上巨大的圓形法陣，就像在切

蛋糕似的，把法陣切成兩半，但泰特斯什麼都看不見，他緊抓著早已被他捏碎的拋棄式手機，表情空白，「你到底在說什麼？」

「戴維，我沒有被它們纏上，我隨身攜帶聖物。」轎車上，伯爵把右腿架在左腿上，說：「當初找你去法國，就是為了確認這件事，因為我們小時候見過。前幾天去醫院的路上出了一場車禍，你的介紹人白書賢當場死亡，但死因是槍擊，有目擊者說你下車時腳受傷，是跛著腳走去醫院的，你的腳好了嗎？」

娜塔莉皺起眉，用腿上的平板推伯爵的腿，讓他不翹腳。醫生說這樣會壓迫到關節，娜塔麗翻了個白眼。

「你應該不知道吧？」伯爵無辜地把腿放好，「因為你們能控制人體，人類本身卻無法。這是何塞·阿塔拉的身體，他的腿是我打傷的。而你，是他撿來的孤魂野鬼，一個鬼魂裡的異類，誤以為自己是人類，真可愛。」

「你在胡說什麼？它們會有女兒嗎？而且我有觸碰過聖物，身上帶著聖血，也沒有被驅散的跡象！」

「狡猾的何塞在你身上植入另外一個人的記憶，讓你擁有獨立人格，而非侵蝕他的人格。當你接受他的邏輯，你就被降維了，人類對你來說是可理解的，你對何塞而言更是可口。」伯爵眯起眼睛，沉聲說：「戴維·阿塔拉牧師，你殺害他，吃了他，變成他，然後何塞經過整形，讓你以為你就是他，從此你變成戴維，死的人變成何塞，你們都是孤兒，沒有人會花心思查明真相。」

「而何塞，他利用你達成永生。」

「永生……」

「當然，這都是我猜的，你不用當真。我現在出獄了，也許會過去一趟，如果你還相信我，我們之前的交易還算數，保護我兒子，我會給你錢，讓你遠走高飛。但如果你不信我，反而想相信你自己的記憶，執意要把我兒子帶走，那我得提醒你：他是戴環者，你碰不了他。」

被肉翼吞噬的泰特斯垂下手，偏頭看向小伯爵，「所以，你不是小伯爵。」

「嗯。」它笑著親吻泰特斯，「沒關係，你已經擁有我。」